

周汝昌

徐邦达

王世襄

冯其庸

韩天衡

王伯敏

放歌丹青

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
【第一卷】

《中国书画》经典系列丛书

主编 康守永 薛晓源

《中国书画》经典系列丛书

周汝昌

徐邦达

王世襄

冯其庸

韩天衡

王伯敏

放歌丹青

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

【第一卷】

主编 康守永 薛晓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歌丹青——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第一卷】 / 康守永, 薛晓源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300-14955-4

I. ①放… II. ①康… ②薛… III. ①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1794号

《中国书画》经典系列丛书

放歌丹青——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第一卷】

康守永 薛晓源 主编

Fangge Danq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010-62511398 (质管部)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开本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张	10.5插页2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72 000	定 价	58.00元

《中国书画》
经典系列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武春河

主 编
康守永 薛晓源

编委会
康守永 薛晓源 张公者 张 静
海 洋 张丘识 王铁军 郑寒白
任军伟 吕欢呼 孙 莲 宋建华
林 晶 韩少玄 苗 洁



总 序

清音雅传

——中国书画艺术“口述史”

康守永

《中国书画》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艺术领域的名家、大家做深入访谈。这是一项文化发掘工程，一项文化记录工程，一项文化传承工程，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项文化“抢救”工程——对那些寿登耄耋的大家学人，记录下他们非凡人生的“所闻、所历、所见、所感、所为、所创”。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书画》杂志的重头栏目“名家访谈”。年复一年，虽然访谈对象逐渐年轻化，但在学术层面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由此形成了对艺术史学的必要补充。在《中国书画》出版 100 期后，我们以丛书的形式，将这些文章以刊出的时间为序，归类辑集。丛书取名《放笔丹青》、《放歌丹青》等，通过“笔”和“歌”对“专业性”和“文化性”作细微区别，给读者一个阅读与审美上的引导。每本书所陈列的各位大师名家，不以年龄、影响和

社会地位为序，而是尊重事实，以访谈发表的时间前后为序，请读者明辨。

总体而言，这套“访谈录”丛书，作为书画艺术“口述史”，同书画艺术的史学研究、理论著述、批评实践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着独特的学术品质和特点。访谈、对话，意味着参与者面对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启发状态和审美生成境域中进行探讨、展开，或失之严谨却富有灵感，或缺乏学术规范却多有鲜活性和真实性。钱锺书有云：“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相比于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访谈、对话似乎更接近于学问的本质。况且，在人类文化著述的源头，很多重要的著作都是以对话、口述以及将对话、口述记载下来的形式完成的，孔子、司马迁、柏拉图、荷马或者他们的弟子们都做过类似的工作。

这套丛书内容广泛，涉及近现代及当代书画艺术领域许多备受关注的话题，诸如创作、研究、批评、教育、市场、展赛、媒体、海内外交流等等。由于参与者都具有当代书画、文化领域亲历者、思考者或创造者的身份和责任感，访谈中所涉及的话题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全新的建树、更深入的开拓。以往书画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大多遵循着以历时性为经、以创作成果为纬的研究模式，假若学者们能同时将这些对话所涉及的话题创造性地吸纳，或许能探索出一种更加丰沛、细腻、翔实的多视角、立体化的书画艺术史学写作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丛书所收录的内容，既可以给予当下书画艺术史学以原创性的启示，也为之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当然，这套丛书对于当代文化事业的意义和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历史地

看, 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命脉因种种缘由日益疏远, 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几成绝响。失却了文化传统、文化精神, 这是国人最深沉的遗憾。然而, 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也感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播强力, 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实现我们社会文化现代化, 又要寻找接续文脉、存续传统的契机与可能性, 成为当下有文化良知者共同的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从未间断, 即是最显著的体现。诚然, 书画艺术仅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而当代书画创作者、研究者在传统文化的“涅槃”中, 或许也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 如果缺少了他们, 势必也会造成中国传统精神在某一方面的缺憾。这也是编辑出版本套丛书更为根本的考虑。

需要说明的是, 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个系列名为《放影丹青》, 在辑“口述”的同时结集名家“老照片”, 对“口述史”进行必要的形象补充。相比之下, 这些“老照片”是更为生动直观的史料。话在“画”里, 不言自明。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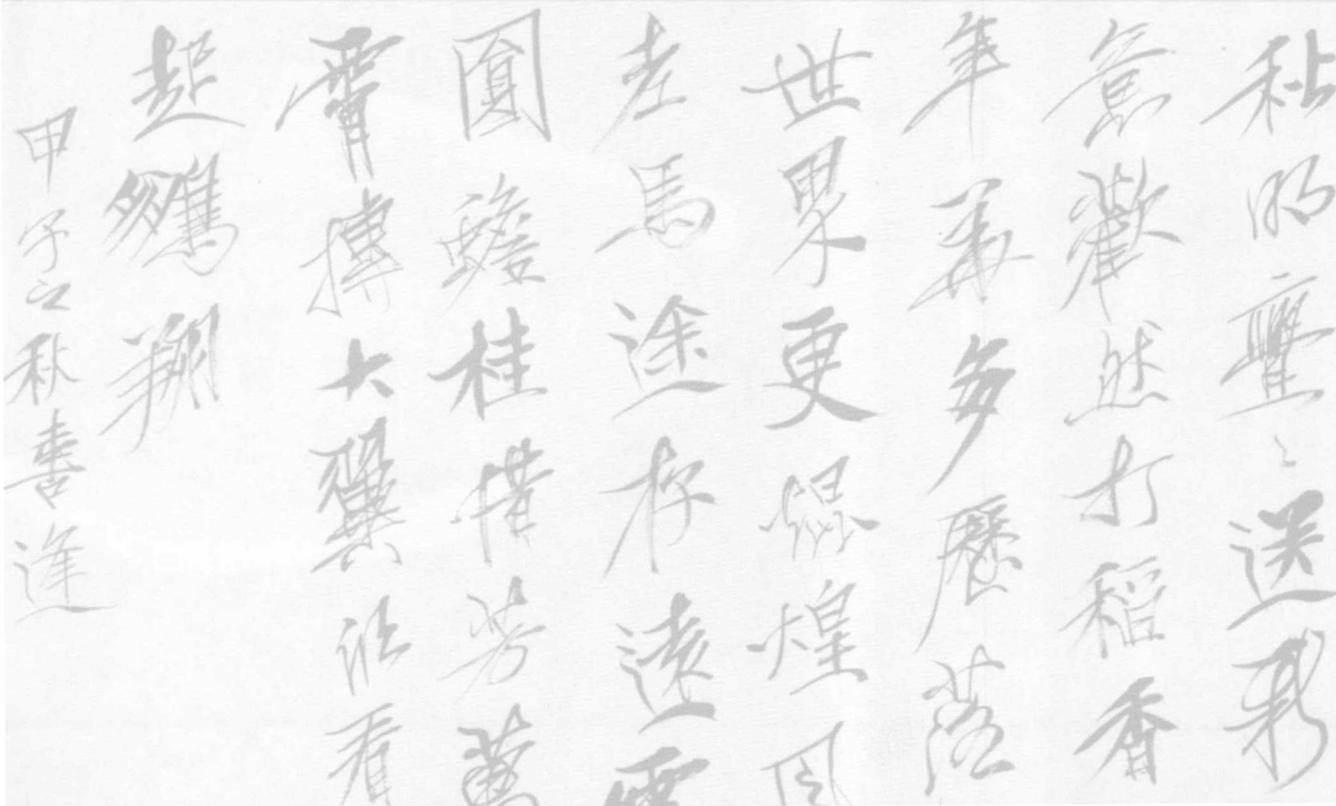
目 录

书法的本质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 ——周汝昌访谈录	1
平生所好是书画 ——徐邦达访谈录	23
生活就是艺术 ——王世襄访谈录	57
一代名家不数人 ——冯其庸访谈录	85
感恩艺术 ——韩天衡访谈录	107
画史疏凿别清浑 ——王伯敏访谈录	131

【周汝昌访谈录】

书法的本质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

地点 北京·周汝昌家中 时间 2002年2月25日上午 2003年2月9日下午
采访人 曹鹏 张公者 陈震生 冯令刚



甲子之秋奉達



周汝昌，字玉言，号解味道人。1918年生，天津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曹雪芹新传》、《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书法艺术答问》、《永字八法》等。

问：周先生，您是“红学”专家，但您在《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自序中说：“我对‘书学’下功夫比对‘红学’多得多。”您一直提倡练习书法，请问您为什么要重视书法？

答：我就海阔天空谈了。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如果还有幸沾染一点文化的气味，除了读书以外，就是要学一点怎么写汉字。汉字是我们中华文化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先人最伟大智慧的创造，全世界以汉字为最高、最超越、最伟大！这一点语言学家已经逐渐有认识了。它和拼音符号完全是两回事，这个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的。我首先强调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项创造，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第二，书法就是写汉字，也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写汉字用什么来写呀？今天，大家都用圆珠笔，用钢笔。说句玩笑话，那是商店售货员用来开发票的，但事实上如此。中华文化史上第二项最伟大的创造就是毛笔。毛笔在我看来是中华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四大发明人人皆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西方科学家为什么承认了这四大发明呢？因为那是科技，但是我们的毛笔在西方文化中不存在，西方的思想不能理解，所以四大发明之外他们不可能再加上第五大发明——也就是我们的毛笔。这是我创的理论。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仔细研究有深刻的道理。毛笔也不是一下子生成的。我们最原始写汉字的方法就是找一根硬棍儿，或者是石头，过去玉器

行还有玉笔；但后来最伟大的历史创造是用兽毛制出这种可以有变化、有软硬、起伏转折的毛笔，它加上了汉字的美丽造型，这才产生了我们中华的书法。这样说起来，中华伟大的文化内涵就集中在这两点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知道爱惜汉字，不知道怎样写一点不太难看的汉字，就太说不过去了。我的意思不是让人人都成为书法家，书法家哪有那么容易做的，是吧？我指的是咱们普通国民都应该有的基本训练——写几个字拿在人面前，觉得看着舒服，这就是一种文化修养，也关系到人的素质。我用这样的语言来解释您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书法。我认为从我思考的这一点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练习一点书法的，因为它重要，它的重要性就在于代表着我们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问：您主要临谁的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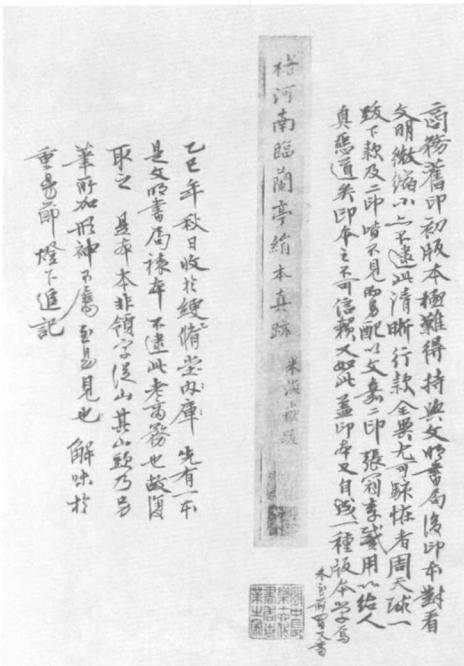
答：我临帖百分之九十九是王右军，和王右军无关的我基本不学。我不喜欢宋徽宗的字，千篇一律，我从未临过。凡是能找到的王右军的帖，我几乎没有一个没收到，而且全都临写。我迷信王右军，他真会用笔。别人摹的、临的王右军，我也学。钟、张用笔还有些简单，到了王右军出神入化。书法艺术是人把生命的精气神挪到纸上。每天临睡前我都要拿一本王右军的帖看，永远看不够。虽然视力不行了，但是读碑看帖，享受无穷，特别过瘾！你看人家的字就能写得那么好！这种审美是别的代替不了的。篆书我不看了，看得最多的是汉隶。王右军的两篇章草特别棒，他的隶书不知道该有多美！我欣赏瘦硬，书贵瘦硬始通神，可能和个人比较瘦有关系。我写字就瘦硬，这也是出自右军，细看右军，其实是瘦硬的。我小时写魏碑，越写越难看，后来才学王。学书的路子千万不能杂，否则弊病太多。

问：王右军传世作品以行草书为主，您是如何评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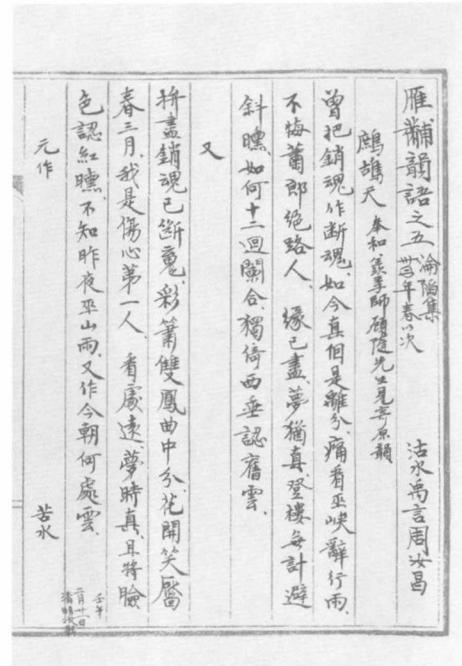
答：王右军的草书并不是最好的。他的信札主题大都是丧病，写时很难受，病中病后写字能好吗？《淳化阁帖》收的全是这个。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百看不厌。我也写草书，王学仲曾写过一篇《草书赋》，让我写跋，用的就是草书。但是我不大喜欢草书，因为第一我写了，人家不认识；第二，草书容易流于油滑。

秦烟夢酒
簫袖
明月
枝柳色
寒傷別秦樓
一片清輝月
照遙原上清
杜黃歲陽古道音塵
作
老殘照薄陵阙
筆書
詩味道人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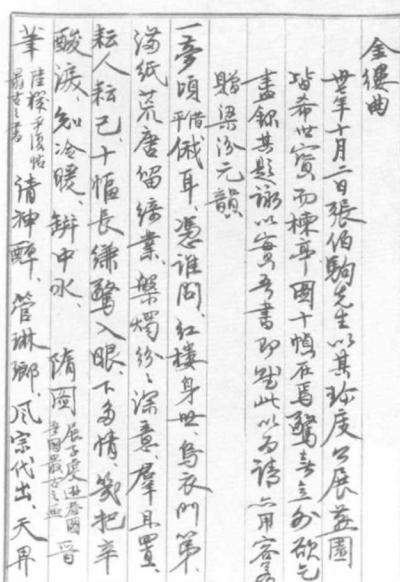
周汝昌 行草书自度曲 48cm×35cm 纸本 1985年



周汝昌 题《褚河南临兰亭真迹》字帖扉页
30cm×23cm



周汝昌《沦陷集》雁舡韵语之五
26cm×19.5cm 纸本 1948年



周汝昌 《致周君度信札》(第一纸)
26cm×19cm 1948年



周汝昌 《致周君度信札》(第二纸)
26cm×19cm 1948年

我不喜欢怀素，小细道萦绕，没有笔法。希望你们这本杂志多为王右军的书法做些宣传介绍工作，不妨把不常见的王帖发表一些。集王的帖古人有30种左右，但是常见的也就《圣教序》、《兴福寺碑》、《周处碑》、《夫子庙碑》几种，最好查查其他的碑帖下落，发掘出来。

问：您觉得目前在我国，对书法的学习教育，对学生写字方面的训练还有哪些问题？

答：我离开学校包括我做学生、我教书已经很长时间了。说句闲话，我在高校不是教中文，而是外文、翻译，但我学书法和这些是并行不悖的。虽然我是学外文的，可我从5岁开始就有意识地学书法。我在大学读西语系，而我同时翻阅的是线装书，这事人们当时看着非常奇怪。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所以学外文，是因为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不可一日或离的，我学外文不是要把自己装成个洋鬼子，我是为了把外文学好以便介绍我们中华文化。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现在听起来似乎是闲话。不然！这代表了我人生治学、求知的路子，我学外语不是为了镀金，变成一个洋学者，而是为了介绍中华文化的精华，主要是中国历史、中国文艺理论、诗论、文论、艺术论……艺术论中当然就包括书法，所以您看说来说去是一回事。对书法的教育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书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我们谈一谈就可以的。实践问题，小孩子就要靠老师来指导。然而今天的问题不在小孩子，小孩子一落地天资就好，我们不要低估小孩的天赋。我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恐怕还是集中在老师身上。今天中小学的老师，他们受教育的那个年代何曾有人重视书法？！第一个问题，他们懂不懂书法？第二，即使对书法有兴趣……书法是非常复杂的，路数、流派、传统的师承、家学，那种教条，又复杂又顽固。什么叫顽固？如果他教学生写字时笔就得这样（僵死的书写方法的示范），一点儿都不能歪，这样写出来不就是用火柴棍儿摆的字吗？其实中锋的力量太大了。孔子曰，有中庸，有中道，不能歪斜。这对，这是说道德，讲思想，谈人品。但写字时运用我们的伟大创造——毛笔，本来就是要活起来。我们说笑话，从清代康熙、乾隆开始，西洋进贡奇巧好玩的东西，其中就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机器人），你打开机关他就能够写字——“天下太平”。那算书法吗？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您的问题。教小孩子写字，第一，中锋；第二，笔力。

就是说把一个活的美术实践出来,否则就变成了一个死东西。凡是中华文化最深刻的精髓,都集中在一个“活”字。“活”不是胡来,也不是毫无规律。你看中国的艺术,这个人不动,你一看却神气活现。古人画龙,龙画出来不是死的吗?不,古人对这种艺术的理解,不能点睛,一点睛龙就飞了,这是神话吗?不,是“活”,笔是活的,人的精气神寄托在画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命给了作品,它也是活的。中华艺术最精、最好、无以名之的理论、认识水平都在这里。西方不然,西方是象形,逼真,油画是用小刷子堆颜料。这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它产生的工具、认识、理论,一切都是有分别的。我们不是说西方的不好,人家有人家的特色,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自己首先要明确认识,否则谈什么书法。好了,我就这么乱七八糟谈了一堆,归到您的问题,今天教小学、中学书法的老师他怎么认识、怎么教,老师对书法的理解以及功用、意义如何看,我认为恐怕都成问题。我不是看不起老师,不是那意思,而是说老师要有自己的学书历程。当时他怎么看待书法,今天自然而然要传给小学生。那我们怎么解决?教育部门可以发一纸指令,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现在我说一句心里话,寄托于你们众位极大的热诚希望,你们要做工作,这种工作太有意义了,当然也不是三朝五夕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一定要坚持,要提起兴致、热心,这个活儿我们要干!它有人支持,有人尊重!这是我的心愿。

问:您觉得目前书法界存在哪些问题?

答:成名成家的,包括我的老前辈不敢妄论,否则就太狂妄了。我谈一下我所见的,不知名的中青年的现实问题。现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很多,我虽然眼坏了,但也还是要看。当前,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是认识问题,说是要创新。好了,从来没有人反对,我本人的理论您大概也看到过,我为什么崇拜王羲之,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偶像,我把所有王右军的资料都看遍了,最后我看,在他以前,逐步的进化、发展,到他这里就达到了一个里程碑,这是个什么问题?用笔,他把毛笔的功用、功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级阶段,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您听我这个话,我是赞成创新,还是一个守旧派呢?很分明!王羲之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创新,在笔法运用上的创新,比秦汉那个时期简直丰富极了,兰亭的每一个字、每一笔都不同,大有变化。再看他的前辈,如钟繇,一看